

經

義

雜

記

經義雜記第十二

武進學生活琳玉林

漢石經遺字

東漢熹平四年所刻石經自宋洪适隸釋黃伯思東觀  
徐論所載外遺文隻字槩未之見唐張參五經文字嘗  
上列說文下列石經以相參校雖不能如洪黃兩家竊  
可相連成文然其辨別石經體畫頗眞且此爲唐人之  
書論世在洪黃之上近時所刊隸釋東觀餘論譌闕相  
仍漸失眞矣古之士欲於洪黃兩家外復覩中郎遺  
蹟則張氏之書不可不讀也凡有涉石經者今謹輯之

原注進爲大字以俟考焉序例云後漢許叔重收集籀  
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  
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  
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之外  
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  
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  
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  
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十年夏六月詔委國子儒官勘  
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  
考而共決之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

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惜者則以石經之餘  
比例爲助若宐變爲宜晉變爲晉之類說文宐晉人所  
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石經湮沒所有者寡  
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舊  
變爲壽窠變爲栗之類石經湮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  
耳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卷上木部冒也  
冒地而生從中下象根形今依石經省作木凡字從木  
皆放此桃杌上說文下石經凡字從兆者皆放此築築  
上說文下石經檣櫓上說文從啻下石經凡敵滴迺之  
類皆從商樓樓上說文下石經樟說文作樟石經作樟

手部拳也凡在左者皆依石經作才指指上說文下石經  
脣鼻部牆牆上說文下石經米部粲粲上說文下石經  
人部僑石經從喬疑彳部得得上說文下石經復復上

當作復

御從午從止從

卫卫音節石經作御爻部說文作爻從彳從止今依石  
經作此爻迺石經作迺凡從于者皆放此爻部畏行也  
說文從彳引之今依石經作爻小部害憲從丰丰音介  
石經省從士從工者訛寃寃上說文下石經寂寂上說  
文下石經今依說文宀宜上說文下石經曰部胄從山  
下曰兜鍪也胄裔字從肉今依石經變肉作月與同相

類今膚肩字別見肉部目部累眾上說文下石經見詩  
凡還擇之類皆從眾四部說文作罔今依石經作四凡  
從四放此非從四四從口中八與四不同罰罰上說文  
下石經五經多用上字肉部說文肉字在左右及下皆  
作肉與肉同今依石經變肉作月偏傍從月者皆放此  
散上說文下石經月部明闢明上古文中說文下石  
經今並依上字舟部俞俞上說文從𠂔當作𠂔從舟從𠂔  
𠂔音工外反下依石經變舟作月自俞已下本皆從舟  
今並作月朕朕上石經下經典相承隸省凡勝之類  
皆從上宰丹部青青上說文從生從丹下石經凡清請

之類皆從青魚部象魚尾形說文作奐今依石經作魚  
卷中廿部旣旣上說文下石經荅荅上說文下石經薛  
薛上說文下石經廿部庶作庶同石經作庶竹部笪笪  
上說文下石經革部鞶鞶上說文下石經彑部弱弱上  
說文下石經凡字從弱者皆放此彫部長髮森森從長  
從彑今依石經作彫凡從彫者放此心部象形說文作  
心今依石經作心其在左者經典相承隸省作小又作  
小憇憇上說文下石經見周書恐恐上說文下石經犬  
部今依石經凡在左者皆作才才音大言部蕭奢上說  
文下石經上見周禮注卽部卽郭上說文下石經卽部

說文作丂今依石經並省點鉗舍車解馬曰鉗從午從

止御字從此石經變止作山卿卿上說文從二節相對

下石經亾部今依石經作阝陰陰上說文下石經刀部

作万四字有說文今依石經作刀凡字在右者皆省作丂斤

部所石經作丂戈部賊賊上說文下石經門部從二戶

今依石經作門內部离說文從中從禽省今依石經作

离凡攜離之類皆從离从部州從重从今依石經作州

凡字從州者放此卷下水部溉溉上說文下石經灤淳

上說文下石經漱石經從射从部會會從會省上說文

下石經凡字從會者皆放此會舍上說文從中從口口

晉書下石經食部說文從亼從𠂔

立反

今依石經作食

凡字在左者又省一畫作食凡從𠂔者鄉旣之類皆同

餚餚上說文下石經女部婁婁上說文從母從中從女

下石經凡數樓之類皆放此幸部所以犯驚人也說文

從大從𠂔

晉書  
采菴鵠从羊

音餚今依石經作幸見部覩

石經作頓夕部奩奩行兒上說文下石經凡駿峻之類

皆從奩奩复从冂从夕上說文下石經凡復轘之類

皆從复裏裏

上說文從頁從心夕

晉書

采菴鵠从夕

下石經

凡轘之類皆從此文部小擊也說文作支從十從又今

依石經作爻爻部叔射上說文下石經今經典並依說

文作叔凡字從叔者皆放此書上說文下石經橐部  
橐囊上說文下石經一部丕平上說文下石經下見春  
秋傳韭上說文從北下一下石經龜部龜龜象形舊  
也外骨內肉上說文下石經歹部說文作夕今依石經  
作歹日部晉上說文下石經晉昔上說文此字本是  
腊字上象肉文得日而乾後加作腊以此爲古昔字下  
石經曰部轉曹曹上說文中經典相承隸省凡字從曹  
者皆放此下石經於部旄石經作旄虍部虍虍上說文  
下石經血部益盍上說文下石經今依石經禮堂謹案  
孫愬唐韻  
序云案說文玉篇石經又上聲四十五  
原云斗說文作弓有柄象形石經作斗又陸德明釋文

詩淇奥篇綠竹如字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竢也石經同陸氏隋唐間人此所指石經亦漢熹平石刻也漢石經詩爲魯詩然則韓魯詩同作綠薄案毛傳竹篇竹也釋文篇竹韓詩作竢音同說文艸部薄水篇竢从艸从水毒聲讀若督竢篇竢也从艸竢省聲篇竢也从艸扁聲據此知魯詩韓詩作薄以爲水篇竢毛詩作竢以爲岸篇竢今作竹者竢之同聲假借字依說文作竢爲正然經既言瞻彼淇奧則韓魯詩作水篇竢字較毛爲勝洪氏所見石經魯詩已無此篇故薄字不載於隸釋王伯厚詩考魯詩無此條蓋誤以爲開成石經

也呂東萊讀詩紀載董氏說有云石經而不與唐石經合者此作僞欺人不足據

魏堂謹案釋文易繫辭上沈心京苟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此所言石經亦漢熹平間所刻卽施孟梁邱三家之說

經也又尚書正義序云今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蓋孔氏所見漢石經

尚書殘碑有堯典第一四字宋洪氏亦未之見

### 魏三體石經尚書

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云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完者

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卽小歐陽集古  
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  
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  
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琳嘗以左傳校  
之見內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於左傳中  
蘇氏題爲左傳遺字洪氏承之皆不知有尙書蓋未嘗  
徧讀而細考也今爲正之自晉是夏月至叔孫皆左傳  
也自事不至卽民此尙書第一段大誥前半篇計七十  
字自如楚至夏公八葉皆左傳也自文侯至襄大此尙  
書第二段文侯之命前半篇又錯出末數句計二十九

字自宋邕至楚毛皆左傳也自令正至荒寧此尚書第  
三段文侯之命篇篇首又錯出呂刑末數字報無條理  
計六十六字自春朝至君子曰晉皆左傳也自家純至  
其百此尚書第四段文侯之命篇計十八字自冬十至  
伯秋皆左傳也自寡蠢至不予以此尚書第五段大誥篇  
中節最有條理計四十三字自御廩災至冬莊皆左傳  
也自五刑至今疆此尚書第六段呂刑後半篇間有錯  
出者計六十九字自事也至公曰皆左傳也尚書連重  
文共二百九十五蓋不學者掇拾殘字以成文故大誥  
呂刑分爲二文侯之命分爲三且有本一句而前後置

之者如大誥允蠹鰥寡哀哉鰥寡二字在第一段蠹寡二字在第五段不印自恤印自二字在第五段恤字在第一段文侯之命文侯二字在第二段之命二字在第三段王若曰王若二字在第二段曰字在第三段亦惟三段正克左右昭事厥辟事厥二字在第二段辟字在第三段閔予小子閔字在第二段小子二字在第三段曰惟祖惟父祖惟二字在第四段父字在第三段追孝于前文人孝字在第四段前文二字在第三段其歸視爾師歸視二字在第三段師字在第二段余本欲彙纂之使文句相連恐漸失其真致後人無由再考故一依舊

木以尙書全句注明之筆畫有譌闕者亦未敢遽改待  
精於篆籀者定焉事越爾御事而天降創于我家不少疆疆嗣無疆  
羣玉裁案此古文僉二字未詳予予惟小子又下子  
羣歷見義雲章予惟往求朕攸濟  
僉亦未詳王王裁案此古文受僉未詳予惟往求朕攸濟  
僉大寶學學學越茲日大僉今翼日民大僉蟲  
予翼以予數等武潤功錫大誥無錫蓋左傳遺字錯出者然我我對友錫  
予亏于予翼以予數等武潤功錫大誥無錫蓋左傳遺字錯出者然我我對友錫  
予邦肆予告我癸此左傳遺字屢庶靡鞞邦予惟以爾庶  
予播罔不反可可可猶征王害鱉鱉鰐鰐忿忿允  
臣哀秋此左傳鄙不印大誥民字極多單文未詳所屬代大誥民字極多單文未詳所屬以上第一段  
文侯文侯之命王王若大杜在下在下

事事

厥厥

微微

亦惟先

正克左

閥閥

閔于師

其歸視

崇榆

旅旅

弓弓

大大

越越

小大謀

猷猷

罔罔不率

令令正正

庶民用

天下

中中

惄惄

民业

非德于民之

中此蓋誤倒

咸咸咸咸

中有慶

止之命命

命文侯

白白曰

王若時

時惟時

上帝集辟辟

膚心川

亦惟先正克左右

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

不率從

小小

嗣嗣

閔于小子

愆愆

旅旅御

御事伊

父父

厥伊

惟伊惟朕躬

庶女

扇說昭

汝汝

克昭

胤胤

前父父

追孝于歸

星視

其歸視

爾師

顯顯

戶戶弓弓

一形弓

旅旅矢矢

紫紫荒荒

寧寧無無

荒寧

以

祖祖

旅旅百百

旅旅矢矢

百百

形形矢矢

旅旅矢矢

百百

家家

厥厥

家家

兵兵侵戎我

祖祖惟惟

惟惟義義

弣弣和和

和和義義

和和

肅肅

孝孝追孝子矣

其其字未詳

所屬

百百

形形矢矢

旅旅矢矢

百百

家家

廡廟

元秦律宜案廡廟  
蓋古文春字

印自

不印于獄

于

獄無獄

不斂

謂

敢廢

瞽不敬替

上帝命

疾宮

克綏受

茲命

以亂酒彌

彌彌

我我

歸我丕不基

予錯出

若勤

王王

樂若

爾知寧

王

事事

繙繢

弔不

予不敢不極

卒寧王圖事肆

予大化誘我五

友邦君子不字誤倒

下以上弟五殺

戮

呂刑五刑連文凡七見同擇惟

輕重諸罰有權

侯字當是左傳

也惟法罰諸所屬

罰

吉人觀于五刑之中第一見惟

輕重

諸罰有權

侯字當是左傳

也惟法罰諸所屬

其其

其刑罰

罔差

非非察辭于差

辭于差

其其

其刑罰

罔差

非非從

從從

是人

字然呂刑無其人連文者

并兩

其審克之似

克字脫落上半

并兩

其并兩

并兩

并兩

并兩

并兩

刑之誤倒又錯出上隸書

其字也

并兩

參烽

獄貨非寶惟府事功

才杜在僉命灭灭天

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嗣以

以益司之謗古嗣多省作司嗣孫今往何監故列比

壘疆無疆之辭以上弟六段

又案漢嘉平一字石經此今文

尚書也魏正始三體石經此古文尚書也識者辨之

### 維石巖巖

詩節南山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  
貌案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巖然則經本作巖傳云  
巖巖積石貌釋文巖巖如字本或作巖音同本或作巖  
與箋合禮堂謹案左傳隱元年制巖邑也釋文作巖邑云五爵反本又作巖蓋必本作巖邑與詩巖巖

意相連考正義亦作巖巖今疏中皆作巖字此後人據釋

文改也然尙有改之未盡者今試舉之云巖巖無視汝  
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  
人所尊嚴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巖是可知孔本作巖也  
羣經音辨叩部云巖巖高也音巖詩維石巖巖今从山  
巖所據釋文正作巖也禮記大學維石巖巖注巖巖喻  
大師尹之尊嚴余昔撰大師尹之高巖也正義曰喻幽王  
學考異疑禮記亦本作巖字

### 古之人無擇

詩思齊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  
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  
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

卷之六  
俊乂之美也釋文無數毛音亦歟也鄭作擇髦俊也一  
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歟於有譽之俊上也此王肅語  
正義釋傳云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  
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  
合又釋箋云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  
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  
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  
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案孔氏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此言可爲  
千古明識欲校正毛鄭之經當具此慧眼以此折肅之

謬則勢如破竹矣呂伯恭讀詩紀引董氏云韓詩作古  
之人無擇此竊取鄭箋說云韓詩不知毛詩本作擇也  
據釋文語別此傳的係王肅僞撰故陸本無之毛意當  
與鄭同而釋文別爲毛作音過矣陸德明本旣無此傳  
孔仲達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蓋王肅旣妄作  
此傳以與鄭相難俗本遂承之傳流以至今也陸孔在  
當日必有先儒如王基馬昭之徒辨及此者故知此傳  
爲王肅語無疑吁舉一可以例百矣毛詩傳先秦古書  
傳注中最可信者而爲肅所亂痛哉痛哉

有酒如淮二句

左傳昭十二年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  
爲諸侯師釋文有酒如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  
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齊地水名下稱澠亦是  
齊國水也案澠是齊水齊侯稱之苟矣旣非齊人不應  
遠舉濰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如坻直疑反徐  
直夷反杜云山名也詩云宛在水中坻坻水中高地也  
正義曰杜以淮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  
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桂氏今知  
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  
中河髡彼兩髦寔維我儀又云爲綿爲絰服之无斁儀

河斂給尙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  
容可舉齊地灘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平又  
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按爾雅小洲曰階小階曰沚小沚  
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  
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  
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案說文淮从水佳聲灘从水  
維聲維从糸佳聲則淮灘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  
韻而欲改灘誤也陸孔不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爲古韻  
緩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  
葛覃鄭柏舟以證亦非給从谷聲斂从墨聲何不要切

宋洪适謂漢碑用詩蓼蓼者莪或作蓼儀或作蓼義則  
儀義字古聲皆讀若莪與河字正韻而孔氏亦未之知  
也有肉如坻當從劉說釋文亦用之下有肉如陵釋地  
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卽有坻筭之山不必單舉以配  
淮也正義云酒肉相對多少相似何得以坻之小地對  
淮之大水此說尤誤如淮如坻不過取其聲韻之同耳  
豈真以酒肉多少配之乎拘泥之甚

驥牝三千

詩定之方中驥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驥驥馬與牝  
馬也正義曰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

七尺六尺舉驥牝以互見故言驥馬與牝馬也知非直  
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制三千已多明不得獨  
牝有三千輶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  
八尺田馬七尺駕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  
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  
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駕馬高  
六尺獨言驥馬者舉中言之案經舉七尺之驥以概八  
尺六尺非謂有田馬而無齊馬道馬駕馬也經舉牝以  
該牡非謂有駕而無騫也驥與牝經合言之傳分言之  
乃郭注爾雅改駕牡驥牝元爲駕牡驥牝以爾雅驥牝

爲釋詩驟牝卽引此詩以證則非特昧於經文錯舉之旨且昧於傳文分言之旨而誤以驟牝爲一物矣何郭氏晉人竟憤憤若此

曰予不戕

詩十月之交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旣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由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不戕在良反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案鄭不改字此經作戕箋云戕殘也是毛詩本作戕也上文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臧字幾字箋本有別設使改臧爲戕箋中應有臧

當爲妝聲之誤也八字何得不言而竟改此必王肅妄

改以與箋義相難孫毓朋於王故反以爲鄭改也

惠氏  
據云

王肅改字  
不謂康成不知鄭不改字卽稍習鄭學者亦當知之爲

難於厚誣乎故釋文大書不戒云王本作臧正義釋經

云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今本之不從王肅作臧者由

於陸孔之未誤也

擬三家或有作臧者故  
王肅據之以改毛詩

### 嘉薦亶貴

士冠禮醜辭曰嘉薦亶時釋文時劉本作古昔字案說文時四時也从日寺聲昔古文時从之自然則昔古文時也儀禮爲禮古經當從劉本釋文作昔乃昔之譌耳

蒙臯比服注

左傳莊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杜注臯比虎皮正義曰僖二十八年傳稱胥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臯比而先犯之事與彼同知臯比是虎皮也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而其字或作建臯故服虔引以解此案鄭本名之曰建橐在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史記樂書孔子家語辨樂並同則服氏不得引彼文以臯比爲虎皮之證元陳澔禮記集說云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橐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恐服氏所見禮記本如是故孔氏

連引之蓋就服注原文也鄭雖讀建爲鍵然史記作建  
王肅亦如字讀皆與服合橐臯同聲旣云包以虎皮名  
曰建臯是虎皮名臯矣更參以僖廿八年傳則服杜皆  
以臯比爲虎皮不爲無據建臯猶覆臯也集韻建紀謂  
假切覆也謂以虎皮包覆干戈也此云蒙臯比蒙亦訓覆故服引樂  
記文

粵若稽古

後漢書李固傳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李賢注書曰  
粵若稽古帝堯鄭元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  
行者帝堯案稽古當從鄭義詳琳所撰尚書集解粵正

義及開成石經皆作曰說文自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  
氣出也又粵亏也審慎之詞者从亏从爾周書曰粵三  
日丁亥未詳今本之文則曰與粵異爾爲審本字故云審慎之  
詞此百篇發端語當用審慎義非泛語詞也李賢引經  
後卽引鄭注則鄭所注古文尙書作粵矣宋薛季宣書  
古文訓尙作粵是孔傳本此字猶與鄭同今本蓋後人  
所改

### 頭脰字別

士相見禮贊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注左頭頭陽也  
今文頭爲脰釋曰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

爲頭故不從也又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臍執之注

今文頭爲脰士虞禮取諸脰膾注古文脰膾爲頭益也

案說文頁部頭首也从頁豆聲

度俟切

肉部脰項也从肉

豆聲

徒俟切

是二字義別古文脰亦作頭今文頭亦作脰

則以从豆聲同相亂也鄭注士相見禮從古文不從今

文注士虞禮從今文不從古文可謂各得其當矣但說

文無膾字口部云嗌咽也从口益聲

伊昔切

荪籀文嗌上

象口下象頸脈理也則膾字當從古文今亦從今文小

誤也

黝堊

春秋莊廿三年秋丹桓宮楹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  
堊范注黝堊黑色釋曰徐邈云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  
白壁而黑柱今范同以黝堊爲黑色者以此傳爲丹楹  
而發何得有壁事在其間故同爲黑色也案說文土部  
云堊白涂也从土亞聲此徐仙民所本釋文亦云堊白  
土傳雖爲丹楹而發不妨連及於壁范氏此注真所謂  
以白爲黑者矣疏曲通之非是禮堂謹案堊字偏考諸書皆以爲白無訓爲黑者周禮守祧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鄭司農云堊白也爾雅曰牆謂之堊疏云知堊是白者以其與幽黑相對故知堊是白卽掌蜃之白盛之蜃故引爾雅譜之又巾車素車注素車以白土覆車也疏云爾雅釋官云牆謂之堊至堊謂以白土爲飾則此素車亦白土爲飾可知爾雅釋宮牆謂之堊注白飾被牆也玉篇上韻堊烏洛切說文

云自塗一曰白土也廣韻十九釋塗白土一切經皆自塗  
十一塗烏各反蒼頡篇云白土也山海經西山經又西  
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塗郭注塗似土色甚白古  
惡管子輕重丁云皆塗白其門而高其闕文選南都賦  
諸塗流黃注山海經曰陸鄭之山其下多塗郭璞曰塗  
似土白色也子虛賦其上則丹青諸塗注張揖曰塗白  
土也呂向曰塗白土又寡婦賦注云丁儀妻寡婦賦曰  
朱闕以白塗南都賦注所引山海經見卷五中山經  
今本無

都注

## 經義雜記卷第十二

經五千七百九十字  
注一千三百卅三字

經義雜記第十三

武進學生城琳玉林

旄勤稱道不亂

禮記射義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勤有存者注八十九曰旄百年曰期頤旄期或爲旄勤案詩行葦序賓以賢毛傳正作耄勤稱道不亂者釋文勤音其百年曰期頤恐非蓋毛公既作勤字當讀爲勤惰之勤如義同禮記則毛應作期字矣詩釋文每云毛如字是也此蓋因禮記注而改晉耳然據射義注云旄期或爲旄勤則禮記

本與毛詩傳合古勤期聲相亂因或作期

家語觀鄉射亦作期鄭

據曲禮記遂定從期字然百歲之人春秋時已不可得

能於年八九十猶孜孜稱道不亂當亦鮮矣射義作勁

是也

羣經音辨卷五勤耄解也音期禮耄勤稱道不亂者毛萇讀此從釋文也

呂刑眊荒

羣經音辨禾部云眊老也音耄書王眊荒鄭康成讀案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漢書武帝紀哀夫老眊孤寘鰥獨師古曰眊古髦字八十曰髦髦老稱也平帝紀及眊悼之人師古曰八十曰眊七年曰悼眊者老稱言其昏暗也五行志下之上傳曰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人君貌言視聽思心

今書洪範

無心字漢人多引作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服虔曰眊音老耄據此知古老耄字

多作眊羣經音辨引鄭讀王眊荒蓋本作眊賈所見本

已作眊故入之禾部說文云虞晝耄字从此者謂周書

呂刑耄荒假借从此眊字其義原不爲日少精故鄭云

眊老也鄭所注者是壁中古文與許叔重所見周書蓋

同後人以大禹謨已云耄期倦于勤不宜反引呂刑故

改周書爲虞書而未料及晚出古文許所未見今幸得

賈氏之書互相訂正之鄭注樂記兩引書曰王眊荒今本改爲耄釋文陶作旄旃亦假

### 穀梁傳失實

穀梁傳成五年輩者謂伯尊曰君親素縗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縗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問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害也注績功也或作續謂無繼嗣釋曰舊說伯尊晉之賢大夫輦人晉之隱士今一遇吐誠理難再得伯尊不能薦於晉侯以救朝廷之急反竊其語而晦其人蔽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令黑

水之人欽其風蒲坂之間愛其道其罪既輕故直喪而已然此立說恐非其理何者天道冥昧非人所知大聖立言意在軌世則伯尊之戮未必由殺賢人之言下商喪明豈闢匿聖人之論徒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據理言之恐非聖賢之旨案左傳云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國語晉語五云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然則伯宗本欲請釐者見晉君而薦之特釐者不可卽欲一聞其姓名而不可得伯宗不強以屈其志故以釐者之言告君而從之何嘗攘善乎穀梁以爲攘善而無功核之內外傳爲失實本

或續誤爲續遂起絕嗣之說又引子夏爲證其誣慢古  
人不淺楊疏斥舊說爲妄當也

夕桀非鄭衆注

周禮保氏教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  
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  
句股也釋文夕桀音的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注釋曰  
云九數者方田已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  
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  
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  
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又禮記少儀游於藝注六曰九

數正義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然五禮六樂之等皆鄭康成所注其五射以下鄭司農所解但九數之名書本多誤儒者所解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贏不足八旁要九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卽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爲漢之九數卽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于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一篇未知所出今依司農所注周禮之數餘並不取據此知鄭司農注本云今有重差句股賈孔所見

本並同馬融干寶注作今有重差夕桀蓋鄭有句股無夕桀馬干有夕桀無句股沈重陸德明本則與馬干同故皆爲夕字作音依賈孔所言則沈陸誤也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

是宋以來校者之辭非陸氏語如陸氏亦以爲非鄭注則不爲作音矣蓋後人據賈疏本以校釋文而附著之也今注中疏中句股上皆有夕桀二字又後人據釋文所加

### 綏多士女

大戴禮記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詩標有梅正義云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

氏疏云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又夏小正  
曰二月綏多士女交昏於仲春儀禮士冠禮疏云夏小  
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案士女猶云男女  
也據毛詩二禮疏皆引作綏多士女知今本作女士誤  
倒也周禮疏引冠子嫁女娶妻之時今本無嫁女取妻  
作取婦蓋取婦足該嫁女矣冠子所以安士嫁女所以  
安女也余友閭百詩若璩云依今本作女士亦通詩大  
雅既醉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文與  
夏小正合箋云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  
之妃天既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

以隨之琳謂此說誠精然恐失漢唐相傳之舊凡校勘書籍取其是者而已不必過求其精過求其精恐反近於穿鑿如此傳先言冠子而後言娶妻恐終是士字在文字上百詩爲之首肯

始駕者反之

禮記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爲棗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釋文始駕者一本作始駕馬者案正義云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反之者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

日見車之行其駒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據此知  
陸孔本皆作始駕者無馬字此言小駒始駕車之法故  
云始駕者非言人駕馬也陸氏所見一本有馬字非是  
今注疏本誤從之

### 韎韋之不注

左傳成十六年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  
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  
而屬於跗與袴連正義曰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  
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鄭以跗當爲幅謂裁  
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

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元云其服蓋韋布以爲本而  
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杜言連  
者爲要脚連耳又詩六月載是常服正義曰雜問志云  
韋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  
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鳥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  
服注韋弁以韋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  
衣韋韋之跗注是也釋曰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  
袴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  
韋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旣與諸家  
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韋韋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

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  
白鳥之義據雜問志知左氏古文本作韎韋之不注不  
假借字也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韞韞箋云不當作拊拊  
鄂足也古聲不拊同釋文拊亦作跗故賈景伯服子貞  
皆讀不爲跗訓爲足與詩箋例同司服注跗字當本作  
不或鄭從賈服等說以義改之若左氏正文必作不字  
今作跗疑杜氏從賈服等義所改不知漢儒雖注中易  
字於本文俱仍其舊也鄭以不讀爲幅者蓋幅與副富  
字同聲跗拊與付字同聲讀爲跗讀爲幅字異而音同  
此可見本文作不故賈服讀爲跗鄭讀爲幅若原作跗

小十七

注鄭可無庸改讀矣

司服或有同者異者  
同者二字當爲衍文

韓厥執轡前

左傳成二年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絺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轔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轡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杜注繆馬絺也繫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正義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晳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杜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卽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

案說文馬部馬紮馬也从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  
馬前讀若輒繫馬或从糸執聲然則古文左氏本作韓  
厥執馬前馬卽繫正字今本譌爲馬又別出繫字繫當  
爲衍文上言驂絓於木而止丑父爲蛇傷不能推車爲  
韓厥所及故厥執齊紮馬而前也說文糸部云紮馬繫  
也口其足若圍繞其足致馬不得行杜注以爲執之示  
修臣僕之職正義引襄廿五年傳非是

陳言而伏諱

禮記儒行儒有潔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  
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注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

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釋文而靜如字徐本作諍音爭正義曰陳言而伏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君命也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家語儒行作儒有潔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王肅注陳言於君不望其報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正之則君不知默而翹發之不急爲案徐仙民本知禮記靜本作諍當讀陳言而伏諍句而正之句謂陳言於上伏廷諱諍而正君之失也王肅於家語妄改

諱爲靜作靜言而正之增言字以見本不作諱作默而  
魏之改默爲默以與靜字相對肅注禮記必本作靜故  
釋文正義皆誤從之猶幸陸有徐本作諱一語俾後人  
得據以考正之也

莊十八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  
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史籀  
合朔在夜明日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  
地中出而止是爲夜  
食劉向曰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  
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

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曰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累通於夫人呂劫公劉歆曰爲晦魯衛分又穀梁傳云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注王制曰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曰一夜合爲一曰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釋曰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

范意異也案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  
公羊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  
公羊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爲食晦與公羊合杜氏  
云不書日官失之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日食  
而出出而解則穀梁家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  
釋廢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與三傳及漢志並合

### 爾雅廣雅異同

魏張稚讓上廣雅表云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著于  
篇然則廣雅所載皆爾雅所無余參讀二書有爾雅有  
而廣雅重見者有爾雅有而廣雅申明者有廣雅以爾

雅展轉相訓者今纂錄釋詁釋言兩篇上列爾雅下列廣雅以考同異兼注篇卷以便覆檢使信而有證也撫有也

撫古撫字此撫有也此廣雅下倣此格至也假至也

假吉格字

祥善也祥善也從自也

郭注云自猶從也

自從也誠信也信誠

也遏遠也遏遠也齊疾也齊疾也讎敵匹也匹敵讎輩  
也使從也從使也採取也採取也

以上爾雅釋詁一釋詁

備舉

也偁舉也降下也降下也

以上爾雅釋言

賛晉進也晉

薦進也

以上爾雅釋詁二釋詁

賛食也賛食也啜茹也啜茹食

也

以上爾雅釋詁二釋詁

卒終也

以上爾文云卒又作終卒竟也以上

爾雅釋詁廣雅釋詁廣雅三釋詁

燠煖也燠煖煖也班賦也班賦布也

以上爾雅

荀子廣雅釋  
三釋詁

圖慮謀也圖謀慮議也戾定止也戾定也戾

還也般還也

以上爾雅釋詁過率循也過古述字循

率述也亮相導也亮相也遷徙也遷徙移也陶喜也陶

喜也以上術雅釋

詁廣雅釋言鞠稱也

詩鴟鴟正義引郭璞云鞠一作毓毓稚也蓋

割裂也釋文云益舍

害割也樊駔也釋文云孫樊二將

且也以上爾雅釋

言廣雅釋言牋薄也說文壳部引爾雅今本爾雅

涼薄也

爾雅案毛詩柔柔職涼善背傳

學貴精專

荀子解蔽云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錯置則湛濁  
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

也置則湛濁

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義善也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揚倞注是益當爲祝案荀子之言見道之言也不第爲治經之士言之然治經之士能守此言

六經不憂通矣而況能進於是乎

甲午治兵

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杜注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  
鄜正義曰沈云周禮中秋泊兵月令孟春令云是月也  
不可以稱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爲圍鄜故非時治兵  
猶如備難而城雖非時不譏案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  
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釋曰左氏說治兵於廟禮也  
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革將出故曰治兵賈疏  
所引左氏注與杜不同蓋出於賈服舊誼其說勝於元  
凱傳云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又云夏師及齊師圍鄜

鄜降于齊師則治兵與圍鄜不同時明是兩事故傳以  
治兵爲禮而杜氏牽合之云治兵將以圍鄜誤也舊注  
云三年而治兵者隱五年傳文此僖伯述先王正禮不  
因於圍人之國也杜於彼注云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  
而大習是也云與秋同名者大司馬職中秋教治兵彼  
每歲至秋而治兵與此三年而春一治兵名同也云兵  
革將出故曰治兵者此年公羊穀梁傳及爾雅釋天皆  
言出曰治兵故也

李陽冰篆書

熊氏經說云陽冰篆城隍祈雨碑目字如日顛上作山

李氏三墳碑敢下作身忘歸堂庶子泉皆石下作口修廟碑曾下作甘建字從凡而喜作乙若此類不可以陽冰之蹟尤而效之人字本有刀几二體陽冰合之象俯身曲脛於理則通文字象形陽冰曳爲兩足以取稱頗非象形之初意子字象小兒圓頂鍾鼎至以丁點象其頭而四布其畫以象手足陽冰喜破圓作鉤使足足二體不分要非子字之正主字象燈之炷陽冰或卧其上炷立上從彑陽冰中畫常正橫作ノ无象反欠續堂謹案鳥本作欠無象反誤認死爲无因作無欠字矣又倒於上茲從元和顧于里廣坼校正矣上皆三畫陽冰亦謂象人開口作ノ然欠象開口猶可也立安步

也何取於開口乎今篆者於二字多從冰體案說文曰  
字从口乙聲象口氣出也日實也从口一頁部有顛山  
部無顛石在厂下口乃象形非口字曾字从曰不从甘  
故熊氏譏之餘所辨正亦多不誤甚矣陽冰之好異喜  
新也

哭不慟

孝經喪親章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愴正義引鄭注  
云氣竭而息聲不委曲此當是鄭小同注非康成也范傳聞之誤唐氏後漢書載康成注有孝經乃人辨之核釋文愴於豈反俗作哀非說文作怒云痛  
聲也音同案說文心部云慟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

哭不愆懷蓋依字之譌依愆古今字說文序自言論語孝經皆古文則古文孝經作哭不愆今文孝經作哭不依釋文引作怒爲轉寫之譌蓋本作依故鄭云聲不委曲當據說文校正之

樛木或作糾木

詩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傳木下曲曰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累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釋文樛木居糾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韓詩本當作馬融本韓詩並作糾音同字林已

周反說文以柂爲木高正義曰下曲曰樛者釋木文又說文木部樛下句曰樛从木聲柂高木也从木丌聲案爾雅釋木下句曰柂上句曰喬而毛傳及詩正義作曲者蓋曲句義同或古本爾雅作曲又釋木釋文云柂居虯反本又作樛同字林九虯反詩釋文引字林樛九虯反柂已周反二字有別爾雅當同毛傳說文字林作樛而今本作柂說文樛柂義別而韓詩及馬融本皆作柂蓋是聲近假借字其義則不爲高木也又疑說文柂爲樛之重文

今本是後人竄改

公羊注異字

公羊傳莊廿七年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曰  
門內之治恩捨義門外之治義捨恩釋文之治直更反  
下之治同解云禮記曰至捨恩喪服四制文也案彼文  
事作治字下捨字作斷字蓋以所見吳琳案禮記釋文  
之治直更反下同恩捨於檢反義斷丁亂反合之徐疏  
所見與今本並同陸本公羊注亦作門內之治門外之  
治益誤同禮記也但不爲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捨字  
若徐疏本則二治字皆爲事古治事聲相近何邵公所  
據禮記不與康成本同也

周髀算經

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  
包犧立周天麻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將尺寸而  
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  
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  
修四經隅二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  
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  
者此數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  
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  
遠環矩以爲圓台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  
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策赤天數之

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爲耳周公曰善哉案此書文句簡質義與精深當是先秦古書非後人所能託譏通算學者其權輿於此子

蘷蕡與

釋草蘷車𦥑與郭注蘷車香草見離騷釋文車音居本多無此字與或作蕡音餘唯郭謝及舍人本同衆家並作蔴案說文艸部蘷蕡與也从艸𦥑聲蕡蕡與也从艸氣聲然則說文以蘷爲蕡與不名蘷車也據陸氏云本

多無車字知古本爾雅作𦥧<sub>或</sub>輿與說文正合郭景純  
因離騷謂之𦥧車故援以證之後人輒仿注義增經字  
耳離騷畦留夷與揭王逸李善本皆作揭  
禹五臣本作𦥧車兮王逸注揭

車亦芳草一名𦥧輿離騷以𦥧輿爲𦥧車蓋詞人增  
損其文以成句不必盡符本文車即輿之駿文猶曰𦥧  
輿云爾王叔師云揭車一名𦥧輿合之爾雅說文少舛  
矣爾雅輿字與說文同郭謝舍人本是也莫爲俗字衆  
家作𦥧說文𦥧黃𦥧職也義別

經義雜記卷第十三

經五千八百八十三字  
左四百六十五字

經義雜記第十四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卻行蟲

考工記梓人爲筭虞注卻行螭行之屬案說文螭側行者从虫寅聲與鄭異然鄭以仄行為蟹屬說文亦以𧔗爲旁行則此作側行或字誤釋文螭衍羊忍反下如字爾雅云螭衍入耳郭璞云蚰蜒也此蟲能兩頭行是卻行劉云或作𧔗衍音延今曲蟮也案賈疏引釋蟲亦作𧔗衍今爾雅爲螭衡陸云本又作𧔗皆說文所無當定作𧔗又說文云𧔗𧔗或从引與劉昌宗所見或本合

釋文作衍𧈧誤倒也以爲曲蟠亦非說文𧈧𡇔也从虫𧈧此卽曲蟠與𧈧衍異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𧈧𧈧或謂之入耳或謂之𧈧𧈧趙魏之間或謂𧈧𧈧北燕謂之𧈧𧈧

薰葷蒸

儀禮士相見禮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注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葱薑之屬食之以止卧古文葷作薑釋曰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荔作此葷鄭注諭譜作蒸義亦通若作薑則春秋一薑一蕕薑香草也非葷辛之字故疊古文不從也案賈說是也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荔

注葷桃荔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葷薑及辛菜也葷或作烹又祭義烹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注烹謂香臭也說文艸部荀臭菜也从艸艸聲葵香艸也从艸禦聲火部無烹字故鄭注士相見禮從今文作葷而不用古文古文蓋以聲同通借又注玉藻從葷不從烹則以烹爲俗字也據玉藻注則祭義烹當作葷貢疏謂鄭注論語作烹論語經無烹字蓋論語鄭注中有此字與祭義同然亦俗字鄭注玉藻既定作葷不宜復自用之當亦俗寫誤也鑄堂遺案論語不撤薑食集解載孔安國說有葷字鄭當與孔同釋文云烹木或作葷同

金縢古今文說

論衡感類云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  
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  
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  
動怒示變以彰聖功此今文尚書說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  
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  
成王此古文尚書說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  
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  
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變狀耳當雷雨時成  
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

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經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成王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晝家之說恐失其實案史記魯周公世家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揵其蚤沈之河以祝於

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蒙恬列傳云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揜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此皆古文尙書說與論衡後一說同辨堂

班孟堅謂太安公從安國問故史記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名古文說金縢古文說與論衡所載同謂古文家之說耳非言經是古文也

又案魯周公世家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旣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平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

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  
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  
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此參用今文說  
與前古文義一篇中互見史公每兼用二說也又尚書  
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  
也周公死天乃雷雨呂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  
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呂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  
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  
見漢書梅福傳師古注又後漢張良傳注所引略同洪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  
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

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

盡起

見後漢周舉傳注

梅福傳云昔成王已諸侯禮葬周公而

皇天動威雷著災周舉傳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葬

成王欲已公禮葬之天爲動變更葬已天子之禮卽有

反風之應張奐傳云

負學歐陽尚書

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

威

鋗堂謹案公羊傳僖卅一年魯郊非禮也何注云昔武王旣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

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致

彭周公之德又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身薨天爲之變

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喪服云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

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允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

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周彭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此皆今文尚書說與論衡

前一說同漢世今文盛行通古學者少故所引多伏生書琳另有詳述惟史記論衡兼載兩說爲古今文異誼之明證今分錄以詒好古者

穀梁傳郤克跋

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釋曰郤克眇左氏以爲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郤克跛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跋當作眇釋文郤克眇亡小反良夫跛戒可反二年傳放郤獻子范解謂笑其跛釋文跋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郤克跛此傳言郤克眇

范注當依傳而作跋恐非案左傳宣十七年晉侯使郤  
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  
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杜注跋而登  
階故笑之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  
跋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  
跋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跋又公羊傳成  
二年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肅同姪子者齊  
君之母也踊于棺而闋客則客或跋或眇何注臧孫許  
眇者也今本無此注徐疏引有之疏又云今定本無疑脫誤也然則今本從唐定本也據左傳  
云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則郤克之跋左氏有明文矣杜

注與傳合觀沈文何引穀梁傳

釋文云梁東宮學士知  
沈文何撰春秋義疏

古本穀梁作晉郤克跋衛孫良夫眇故范注二年傳云

謂笑其跋也公羊傳上言晉郤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客

或跋或眇何注以臧孫許爲眇則郤克跋矣

徐疏云或  
一本云

臧孫許跋舊解傳言客或  
跋或眇據魯序士者非也然則郤克之跋三傳同文自

唐定本以穀梁傳跋眇互倒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

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亦以范注跋當作眇

是使不誤者亦誤矣何注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

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

亡小反在或跋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

也又沈文何引穀梁傳魯行父禿今本作季孫行父禿  
引曹公子首偃今本作曹公子手僂案大射儀相者皆  
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公羊成二年釋文云  
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穀梁釋文亦作手則手爲  
假借字首爲正字古本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  
午者手字形近之譌說文人部偃僂也从人區聲僂底  
也从人婁聲周公讞僂或言昔僂是偃僂義同文得兩  
通要以作首偃爲正釋文僂於矩反一音力主反是同  
今本作僂也

涼薄也

說文亮部云飄食氣前不得息曰亮从反亮篇事有不  
善言篇也爾雅歸薄也从亮常聲臣鉉等曰今俗隸書  
作亮案今爾雅闕此文隸書作亮者當卽言部諒信也  
之諒非从反亮字今釋詁有亮信也又亮導也亮右也  
左右亮也四訓亮並當作諒詩大明涼彼武王毛傳涼  
韓詩作亮云佐也釋文涼彼本亦作諒相也可證徐鼎臣以此當之誤矣廣雅一釋詁以諒  
及媿約禪福同訓爲禪與許引爾雅正合曹憲音釋諒  
音良世人作諒禪之諒水傷著京失之矣禪步各反世  
人作禪禪之禪草下著薄亦失之矣案說文水部涼薄  
也則水傷著京本有薄義但說文云縣酢滌也淡薄味

也涼在牋下淡上則取薄酒義周禮漿人掌其王之六  
飲水漿醴涼醫酏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是爲味薄  
之證从反欠者依說文爲事薄之義如左傳莊卅二年  
虢多涼德昭四年君子作法於涼杜皆云涼薄也作法  
於涼者謂因事有不善而作法也作法於貪者謂因貪  
欲重賦而作法也涼當作嶺尤爲明證今皆从水或因  
俗寫亂之或聲同得通借也玉篇死部力尙力章二切  
義本許書又云悲惄酸楚也案人有悲痛每气节不得  
息顧野王之言是也今多作悲涼非又郭忠恕汗簡中  
之二諦稼力向切見古尔雅蓋義本說文而小變其體

未必北宋時郭氏猶獨見古爾雅也說文艸部薄爲林  
薄一曰蠶薄衣部無襍字玉篇艸部云厚薄又引說文  
則厚薄之薄亦艸下著薄矣張揖衣旁从專未詳所本  
玉篇衣部云襍步各切襍衣也媿也約也儉也疋也葬  
也沾也大也今爲薄義亦本廣雅也

馬八尺爲戎

釋畜馬八尺爲駢郭注引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爲駢案  
夏官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鄭司農引月令駕蒼龍禮  
記月令注云馬八尺以上爲龍淮南子時則垂蒼龍高  
注云周禮馬八尺已上曰龍也說文馬部云馬七尺爲

驥八尺爲龍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  
以上俱不作駢字釋文作戎云本亦作駢而融反蓋以  
戎與龍聲近借用从馬者俗字說文所無後漢書注引  
爾雅曰馬八尺爲龍則與諸書同

春秋左氏傳序

杜氏經傳集解序釋文題爲春秋序正義作春秋左氏  
傳序今注疏本從釋文杜林合注本從正義而無氏字  
皆非也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  
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  
此本釋例序釋文云沈文阿以爲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

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太尉劉寔與  
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  
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  
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爲此序作晉且  
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  
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  
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案  
杜氏旣集解經傳則單稱春秋或單稱左氏傳者非矣  
若經傳集解則杜所自爲之書杜爲集解而序經傳非  
自序其集解也晉宋古本鮮有誤者孔氏從之當矣穀

梁疏云晉宋古本多云春秋穀梁傳序俗本亦有直云  
穀梁傳序者亦可爲證

李梅實

春秋僖卅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左氏無傳公羊傳何以  
書記異也何異爾不聃也穀梁傳實之爲言猶實也五  
行志中下云劉向呂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實剝  
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  
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  
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  
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

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呂爲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應劭曰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冬實者變置丞相與宮室也但華則變大夫也案相室當從師古說猶言相國謂相王室也古讀華若夫實室爲韻故言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呂爲庶徵皆呂蟲爲孽思心羸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此說可以補三傳注之闕

小渚曰沚

文選潘安仁河陽縣作二首歸鴈映蘭時據注則時當作詩案玉篇水部沚之以切小渚也亦作詩詩上同又穆天子傳卷一以飲於枝詩之中郭注詩小渚也音止禮堂謹案左傳隱三年澗谿沼沚之毛杜注沚小渚也釋文作時云晉止本又作沚亦晉市正義曰疇與沚音

義同則清時告祉字異文

李注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

沚之以切案爾雅釋水小渚曰沚釋文附字又作沚本或作詩又詒

文水部沚小渚曰沚从水止聲詩曰于沼于沚采繁毛傳沚渚

也又詩蒹葭宛在水中沚傳小渚曰沚又釋名釋水小

渚曰沚沚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又文選西京賦黑

水元陸薛綜注小渚曰沚據此則沚爲小渚薛君云大

與諸書不合大蓋小字之譌也

公羊大雨雹

公羊春秋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釋文大雨雪左氏  
作大雨雹徐疏本作大雨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

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  
字誤也據此知公羊本同左氏作雹穀梁作雪有賈景  
伯之言可證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  
者或范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亦作雪釋文同則  
誤也漢志云劉向呂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  
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  
心生董仲舒呂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案何注云爲  
季氏說本此

漢五經舊題

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

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案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尙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韓文云馬融盧植鄭元注三禮並大題在下然則本

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案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意故也孔氏禮記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

注耳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證其周易尚書雖亡據  
三禮可類推也公羊傳題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  
第一注疏本與釋文同解云案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  
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  
魯侯之謚號經傳者雜縟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  
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

禮堂

謹案或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杜氏二字趙  
岐孟子章句但題趙氏鄭注孝經但題鄭氏古人遜謙  
不欲自表其名但著其氏族今定本則升公羊在經傳  
俾可識別耳近人不知也

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則公羊傳亦  
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

從之春秋左傳正義引服虔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  
第一左氏傳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  
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  
法於漢儒故尚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  
義則加古文尙書四字於堯典上蓋承二劉之舊也杜  
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此非特以大題  
加小題之上且以己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  
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  
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  
儒如何晏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本皆小題在上尚依漢

儒之舊小題所以在上者以當篇之記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非也賈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

舜典二十八字

釋文序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頤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舜徵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

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  
於大船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  
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  
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近唯崇古文馬鄭王  
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又舜  
典第二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  
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典  
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  
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

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  
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  
內史梅頤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三  
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  
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  
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  
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據此知晉梅頤所上書堯典自帝曰欽哉止舜典一篇  
經傳皆無時以肅注類孔傳因取肅本分堯典慎徽五  
典以下爲舜典經注皆用之以補孔傳之闕或又取范

甯注本以補之皆無二十八字也至姚方興采馬王注  
造舜與孔傳并造經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一十二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駁難不用可爲明見卓  
識矣則姚方興雖僞造經傳齊朝未嘗行用也至隋初  
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并於姚本協于帝下又  
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一十六字  
及孔傳與堯典欽明文思四句相配以見首十二字亦  
本有陸德明所見最真故以王肅本爲據非特不用濬  
哲文明十六字并不收曰若稽古帝舜十二字故書此  
二十八字以辨之云於王注無所施設也孔氏正義則

用劉炫本不便駁難其經故具有二十八字逐字爲之訓釋謂晉闕舜典姚方興表上未得施行隋始得之是以齊隋僞撰之文爲真孔傳舜典矣然云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此猶其一隙之明之未盡泯者

僖廿九年大雨雹

漢志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已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鉢亦冰解而散此其

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  
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將至於  
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  
子赤立宣公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  
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  
夏之伏陰也案范注穀梁抄襲劉義語多破碎當以此  
完善者補正之中疊蓋通乎陰陽之原矣

經義雜記卷第十四

經五千七百廿二字  
注七百五字